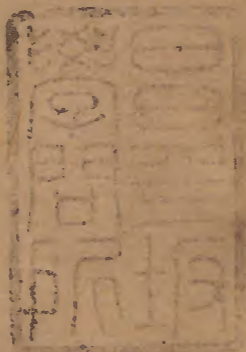


# 說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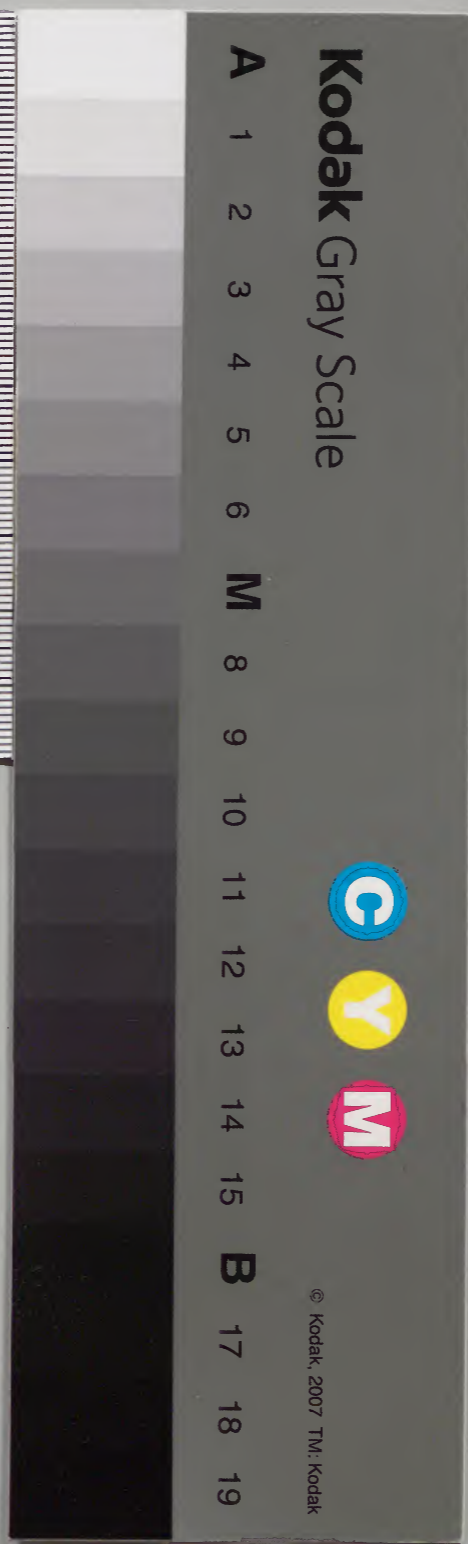
十九之七三



漢書門			
一	九	六	七
〇	七	二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六	〇	漢
八	六	〇	書
函	七	一	
冊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67	
冊數	10 ( 4 )		
函號	303	70	



說類卷之十九

文事部五

帝王詩

淺草文庫

上聽政之暇多賦詩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賜寓  
直學士蕭寘令和寘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桂水日千  
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士常澳問此兩  
句澳奏曰宋太子家令沈約詩寘以睿藻清新可方沈  
約爾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薄執政乘之  
出觀察使東觀奏記

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一

言類 卷之二十九  
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  
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  
寺中紙札甚草草予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人題跋多  
盈巨軸矣 夢溪筆談

秦國大長公主薨神考賜挽詞三首曰海濶三山路香  
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  
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又曰曉發城西道霧  
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  
玉篆銷芳魂飛北渚那復可為招又曰慶自天源發恩  
從國愛申歌鍾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

亦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元豐初臣魏泰載之  
於詩話中雖穆王黃竹漢高大風之詞莫可擬其髣髴  
噫豈特前代帝王蓋古今詞章之工者無此作也 冷齋夜語

霸王詩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  
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  
烟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扇至今傳在貴人家 墨莊漫錄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  
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沉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  
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尚有多少他日復

燕煜顧近臣曰好一箇翰林學士石林燕語

應制詩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為不及也歸田錄

元豐中裕陵以元夕御樓宰臣親王觀燈有御制令從臣和進王禹玉為左相蔡持正為右相蔡密叩王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事禹玉曰鼇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時為黃門侍郎面笑之云此誰不知十七日登對裕陵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

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鎬

京春酒沾周燕汾水秋風洒漢才一曲昇平人共樂君

王又進紫霞盃侯鯖錄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特為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羨墻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柰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

而已。余嘗見王盧溪作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玉鑲宮扉三十六，誰識連留滿宮竹。內院寒梅欲放春，龍池水煖鴛鴦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蜚來東向鳴。人間画工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盧溪與之，雖非可倫，儼者第詳玩詩，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程史

### 詩評

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

坵

泗流。此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益遠矣。蓋後人元不知杜詩所以妙絕古今者在何處，但以一字亦有出處者，便以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渠自不知。若為之箋注，亦字字有出處，但不妨其為惡詩耳。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真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劉長卿詩云：千峰共夕陽，佳句也。近時僧癩可用之云。

亂山爭落日雖工而窘不迨本句

劉隨州詩海內猶多事天涯見近臣言天下方亂思見天子而不可得得天子近臣亦足慰矣見天子近臣已足自慰况又見之於天涯乎其愛君愛國之意鬱然見於言外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由詩樂府外及嬾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此之陶淵明輩亦未為過此乃讀由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由當自有故蓋由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盃明朝歸揖二

十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謹浪赤墀金鎖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俱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親宜其終身坎壈也俱老學庵筆記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為假雲對日兩

詩類 卷之九 五  
句一意乃詩意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  
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  
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  
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  
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琯刻無益勸  
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  
求遠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  
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  
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

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  
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  
遣琵琶送一盃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  
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頹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  
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  
時而可爲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  
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卽曰無已太康職思  
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  
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  
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

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及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

知其疵可也

俱鶴林玉露

文

唐太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或者惜其不能因詩以諷雖坡翁亦以句有美而無箴故為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兩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余謂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癸辛雜識

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預



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爲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旗祖  
帳容陪醉御卮功業迥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匣  
中寶劔騰霜鏑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聞褒詔下別  
刊名字入周彝時以爲警絕曾絃伯容爲予言此詩第  
一句便見體面之大若非上公大僚詎敢於都門而張  
旌旗耶此餘人所不可當也白居易獻裴度丞相詩云  
聞說風情筋骨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用此事

墨莊  
曼錄

### 詩解

舊讀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  
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日  
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  
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  
貴蓋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壽耶  
僕嘗夢見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解吾詩八陣圖詩  
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人皆以爲先主武侯皆欲  
與關羽復讐故恨其不能滅吳非也我本意謂吳蜀唇  
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  
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凡四百年而猶不忘  
詩區區自別其意此真書生習氣耶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說者至

以為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人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為人所笑也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帝李德裕之遺迹余感之賦詩其畧曰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利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迂逝誰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得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廣武

古戰場詩云沈酒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志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于酒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俱東坡志林

杜子美微意深遠考之可見如丹青引贈曹霸詩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喜霸之能寫真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歎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無味不知此畫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闔閭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

言類 卷之二十九 九  
當軫羨墻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圉僕見馬能惆  
悵而懷先帝也又寄劉峽州伯華使君長篇尾句云江  
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白鳥爲鷺非也按月令  
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註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蓋白鳥  
說者謂蚊蚋也又金樓子云齊威公臥於栢寢白鳥營  
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  
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吸而食及其  
飽者腹爲之潰蓋戒夫貪也又詩人以青蠅刺讒然則  
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耳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蹄

莫曉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遠邊有白題及  
滑國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潁陰侯斬胡白  
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  
滑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予常疑之蓋白題乃胡人羶  
笠子美所謂胡舞白題斜胡人多爲旋舞笠之斜似乎  
謂此也俱墨莊漫錄

老杜詩曰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鷖金母眠世或不  
解稚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笋詩曰稚子脫錦褌駢  
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笋明矣贊寧雜志曰竹根有鼠大  
如猫其色類竹名竹豚亦名稚子予問韓子蒼子蒼曰

言類  
九二六  
十一  
筍名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筍詩亦可耳冷齋夜話  
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說者以謂工在壓字上殊不知吳人方言至八家酒有旋壓酒子相待之語雲麓漫抄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耳此詩爲僧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言之宜可信

杜陵病柙詩曰猶舍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騰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籍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操舟者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

言類 卷之二十九 十一  
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  
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髮眉蒼微起適遇風雲  
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  
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  
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栴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難  
意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  
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  
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  
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  
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

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  
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  
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  
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  
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愍遺於數歲皆至  
論也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  
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  
齋善謹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  
到何也卽此詩之意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鷄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鷄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為禁止之辭者誤矣

俱鶴林玉露

乘槎之事自唐詩人以來皆為張騫雖老杜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句按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張華博物志云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齋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織婦及丈夫飲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荅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

指為張騫也及梁檀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使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查見織女牽牛不知檀何所據而云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年十二月一周天名貫月查又名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然則自堯時已有此查矣

韓昌黎詩兩廂鋪瓊瑜五鼎烹芍藥註引上林賦註云芍藥根主和五藏辟毒氣故合之于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芍藥七發亦曰芍藥之醬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解魚以為芍藥服虔穎文儼等解芍藥亦不過稱其美而

本草亦止言辟邪氣而已。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煮之。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今注載牛亨問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耶？荅曰：芍藥一名何離。故以此贈之。此又別一說也。江淹別賦云：下有芍藥之詩，而註之中，僅引贈之以芍藥之語。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畧。廣韻中亦有二音。癸辛雜識

退之有詩贈同遊者，喚起窓前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畫情啼。魯直曰：余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陝右，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偶憶此詩，方悟

喚起催歸，一禽名也。名不虛設，人故不覺耳。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况其大者乎。蓋其學問淵源，有五石六鷁之旨，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繹，圓轉清亮，偏於春晚鳴。江南謂之春喚。墨客揮犀

荆公詩云：臥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鶴林玉露

予妹夫王從一，太從著東郊語錄有云：唐人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舫。此張繼楓橋夜泊之作也。說者謂美則美矣，但三更非撞鐘時。按南史裴皇后傳載：齊永明中，上

數游幸諸苑園載宮人後從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  
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鍾聲早  
起粧飾由是言之夜半之鍾有自來矣予以爲不然非  
用景陽故事也此蓋吳郡之實耳今平江城從舊承  
天寺鳴鍾乃夜半後也餘寺聞承天鍾罷乃相繼而鳴  
迨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楓橋去城數里距諸山皆  
不遠書其實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

鬼說之以道作感事詩云干戈難作墻東客疾病猶存  
硯北身用避世墻東王君公事而硯北身乃漢上題襟  
集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云長疏硯北天

機素少又云筆下詞文硯北諸生蓋言几案面南人坐  
硯之北也俱墨莊漫錄

詩句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  
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也長安有貧者爲瑞  
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  
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也但  
有路可上更高上也行龔霖詩也忍事敵灾星司空圖  
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自已情雖切  
宅人未肯忙裴說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



詩也在家貧亦好戒昱詩也

柳子厚詩云海上海上尖山似劔鏐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用之云割愁還有劔鏐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晉張望詩愁來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俱老學庵筆記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故老杜詩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為黑甜飲酒為軟飽故東坡詩曰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墨客揮犀

歐陽公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輶之句文忠以謂語新而屬對親切鈎輶鷓鴣聲也李羣玉詩

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輶格磔聲郭索蟹行貌太玄經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墨客揮犀

鄭介夫喜作詩多至數千篇謫英州遇赦得歸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藥錢絕似王无之也老學菴筆記

詩話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百餘薛能過之盡打去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

何涓為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

羅虬與宗人隱鄴齊名時號三羅廣明亂後從鄜州李  
孝恭藉中有紅鬼善肉聲虬作絕句百篇號比紅詩大  
行於時俱據言

劉長卿郎中因人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乃  
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予齊稱耶每題詩不言其姓  
但言長卿而已以海內合知之耳然士林或見譏也宋  
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  
詩僧清江作七夕詩劉隨州有眼作無眼詩宋雍無眼  
作有眼詩故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爲佳  
致盧公詩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

上人詩曰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曰細雨  
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宋君詩曰黃鳥不堪愁  
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雲溪友議

竇梁賓夷門人詞筆容態皆可觀進士盧東表念其才  
藻緣而錄之嘗爲嘉東表及第詩云曉粧初罷眼初睜  
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  
又有雨中看牡丹詩東風未放曉泥乾紅藥花開不柰  
寒待得天晴花已老不如携手雨中看侍兒小名錄

張宗永華州人倜儻不羈善爲詩寶元中以職官知建  
安縣時鄭州陳相尹京兆宋未嘗以事失公意公有別

業在鄠杜縣間。宋未知公好絕句詩。乘閑詣之於舍壁。大書二韻云。喬松翠竹絕纖埃。門對南山盡日開。應是主人貪報國。功成名遂不歸來。莊督錄以聞。公覽而善之。待之如初。宋未嘗有詩云。大書文字隄防老。剩買峰巒准備閑。嘉句甚多。往往膾炙人口。墨客揮犀

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於境上。臨別。察即席賦詩。皆用十二事。而引諭精至。士子無能屬和者。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山側。聯吟嶰管清。他年為舜牧。斗力濟蒼生。東軒筆錄

劉莘老丞相工詩。送厚卿二人使高麗云。杳杳三韓國。煌煌二使星。海神無暴橫。天子有威靈。時以為絕唱。後四句不傳。清波雜志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餽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鶴林玉露

箴宦詩

德興邑解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  
 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幼見面門無官府身即疆隄  
 麻麥徧地猪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衣秋  
 新米飯安穩睡眠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  
 百里不知千里我饑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  
 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寃者有理上官不嗔  
 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苦辛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  
 稼萋萋曷東曷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沙隨先生過豫  
 章之進賢手書于旅舍後三十年門人程廻授邑于茲  
 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不復存焉友人高季安  
 會丞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託刻于石先生下世七  
 年矣此詩始刻于進賢再刻于德興丙子巨浸出於泥  
 滓中石斷字漫邑宰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  
 切懼其碑之復淪故紀於此

游宦紀聞

哀忠詩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平原  
 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  
 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  
 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  
 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

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知其出於器之  
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  
中器之閩福清人程史

勸世詩

王梵志者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爲名其言雖  
鄙其理歸真其詩曰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也  
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換面又曰天公未生  
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遣我寒  
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肉衆生  
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別形軀苦痛教他死

將來作已須莫教闍老斷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莊田  
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  
宅中客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  
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粗行出家兒心中未平  
實貧齋行則遲富齋行則疾貪他油煮髓愛他波羅密  
飽食不知慚受罪無休日又曰不願大大富不願大大  
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所願只如此真成上上人  
又曰良田收百頃兄弟猶工商却是成憂惱珠玉虛滿  
堂滿堂何所用妻兒日夜忙行坐聞人死不覺暫思量  
貧兒二畝地乾枯十樹桑桑下種粟麥四時共父娘圖

謀未入手祇是顧饑荒結得百家怨此身終受殃又曰  
本是屙屎袋強將脂粉搽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花相  
牽入地獄此最是冤家又曰生時不共作榮華死後隨  
車強呼喚齋頭送到墓門回分了錢財各自散又曰衆  
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惟欺瞞口中佯念佛世無  
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關鬼見拍手笑家有梵  
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  
風客來卽與讀空飯手捻塩亦勝設酒肉勸君莫殺命  
背面被生嗔喫他他喫汝輪迴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  
鏡布施不須財端坐念真相此便是如來大皮裹大樹

小皮裹小木生兒不用多了事一箇足省得分田宅無  
人橫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身雖孤獨未死  
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據哭我我不聞不哭我  
已去無常忽到來知身在何處又曰世間無物貴無價  
是詩書了了說仁義愚人却不知深房禁婢妾對客誇  
妻兒青石甃行路未知身死時雲溪友議

農圃漁樵詩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  
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茗茗一杯偃臥松窓竹榻間令  
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

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窓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  
 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  
 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  
 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  
 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林吹落讀殘書常莊云南  
 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  
 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  
 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  
 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

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  
 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  
 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  
 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鷄栖  
 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鶴林玉露

助談詩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談笑大抵皆唐人詩  
 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  
 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  
 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李涉詩也只恐為僧僧不了為

言類  
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歇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  
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  
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勸君不用分明  
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憐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  
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  
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  
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  
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  
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

搜採異聞錄

### 寓警詩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壁上有題詩兩  
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  
殊有理致其詩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  
縱然洗遍千江水爭是當初不污時是時甚愛其語今  
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於此

搜採異聞錄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  
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  
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簑  
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喧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  
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



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柰若何十年依舊  
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  
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為富貴安  
逸之謀非特于學問切已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  
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  
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  
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  
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裹風煙如今各樣  
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

縛非苧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俱鶴林玉露

滑稽詩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  
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窓  
半夏涼碁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祈雨  
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羝之類極為膾  
炙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藥名詩曰地  
居京界足親知借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  
家皮沒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亞常言藥名用於詩無  
所不可而幹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

胡索可用乎。亞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謁窮措大，聞者莫不大笑。

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而爲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陳情獻之，曰：朝廷數擢賢旅，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饑寒，食薄何相悞。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亞又別成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檣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其涼，石竹生風砌。

罷扇儘從容，半下紗厨睡。起來閑坐北亭中，滴盡真珠淚。爲念壻辛勤，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未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抱，理相思必撥朱弦斷。擬續斷來弦，待這冤家看。亞又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寄興亦有深意。亞又別有詩百餘首，號澄源集。有歲旦示知己云：收寒歸地底，表老向人間。又與友人郊遊云：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送歸化宰王秘丞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懷舊隱云：排聯花品曾非僭，愛惜苔錢不是慳。亦

言類  
卷之二十九  
二五  
自成一家體格

俱青箱雜記

譏刺詩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古天下以為姦邪及稍進用即啟迪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謂既為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為判官一日宴官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益注者獻藝於廷丁顧語夏曰古無詠益注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賦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丁覽詩變色

東軒筆錄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

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麴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尊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群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鈎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惟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

言類  
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  
小人化爲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  
畏其含沙射影也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  
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  
悵六六峰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  
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  
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  
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  
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

語也

俱鶴林玉露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忌於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  
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趙遂分委以邊圉赴鎮之日朝  
紳置酒以餞遣有呈緣竿技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鑼  
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著脚須教穩多少旁  
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癸辛雜識

戲謔詩

世傳魏野嘗從萊公游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游  
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獨否塵昏滿壁時  
有從者官妓頗慧黠卽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將

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彭齊吉州人才辨滑稽無與為對未第時常謁南豐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解啗所畜羊留殘而去宰即以會客彭亦預翌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斑入縣來分明踪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無灾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頭蹄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為錄公覽者無不絕倒齊以大中祥符元年姚擘下及第仕至太常博士卒

俱青箱雜記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過村校喜延坐其東起為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為詩其畧云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此老滑稽故文章亦如此

冷齋夜語

隱者詩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真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為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唯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

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東坡志林

蜀人魏野隱居不樂仕宦善為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岍櫓數點別州山最為警句所居頗瀟灑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于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川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云南郭迎天使東郊訪隱人隱

人謂野也野死有子閑亦有清名今尚居郊中慶溪筆談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郊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王魏公當國尤愛之野亦數相聞無間天禧末魏公屢求去不許遼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十四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政朴死無子而野有子閑能襲其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入陝閑死為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多而朴無甚聞然皆一節之

言類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指嵩  
山爲仕途捷徑者異也。蒙齋筆談

### 琴士詩

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未破  
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隳  
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  
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噀三宮灑淚濕鈴鸞童  
兒賸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  
娟剩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  
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  
雲後從謝店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水雲指教或謂灑  
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之。遂昌雜錄

### 童子詩

吉州羅西林集近詩刊之一士囊詩及門一童橫臥棖  
闌間良久喚童起曰將見汝主人求刊詩童曰請先與  
我一觀我以為可則爲公達客怪之曰汝欲觀吾詩汝  
必能吟請賦一詩當示汝童請題客曰但以汝適來睡  
起搔首意爲之童卽吟曰夢跨青鸞上碧虛不知身世  
是華胥起來搔首渾無事啼鳥一聲春雨餘客駭伏同  
入見西林欵之數日取其菊詩云不逐春風桃李妍秋

言類  
卷之十九  
風收拾短籬邊如何枝上金無數不與淵明當酒錢童  
乃羅之子也  
山房隨筆

女人詩

王霞卿者藍田人才華清贍節行尤高進士鄭殷爨旅  
於會稽寓唐安寺樓見粉壁間有題云瑯琊王氏霞卿  
光啟三年陽春二月登于茲閣臨軒軫恨觀物增悲雖  
觀煥爛之華但比淒涼之色時有輕綃捧硯小玉看題  
其詩曰春來引步強尋游恨觀烟霄簇寺樓舉目盡爲  
停待景雙眉不覺自如鈎鄭子依韻繼之曰題詩仙子  
此曾遊應是尋春別鳳樓賴得從來未相識免交錦帳

對銀鈎霞卿乃故邑宰韓嵩自京師挈之任所嵩緣遇  
暴寇而卒鄭子往謁之霞卿竟辭以疾不見只令總角  
婢子輕綃持詩以贈之曰君是烟霄折桂身聖朝方切  
詔良臣正堪西上投知己何必留程見婦人鄭得詩抱  
慙而去  
侍兒小名錄

永福舸自唐代宋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永  
泰後避哲宗陵寢諱改名永福在唐新舸縣後有邑宰  
潘君滿解遺愛在民攀臥祖餞留連累日其夫人王氏  
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書一  
絕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懽情未斷妾心懸汰王



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山月。蒲船未署太原王氏書，詩蹟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歲久，詩亡。大書繫以記文。鐫之石，自唐及今，流潦巨浸之所漂齧，震風凌雨之所滌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精神入石，千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感鬼神裂金石者，詎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汰王灘，陳武祐刻石却作太原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入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未係太原王氏書為正。游宦紀聞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王詩多佳句，有詩寄舒

王曰：西風不入小窓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有和詩曰：青燈一點映窓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幻夢，世間惟有妙蓮花。冷齋夜話

寇萊公有妾曰舊桃，公因會贈歌姬以束綾，舊桃作二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勁衣單手屢呵，幽窻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侍兒小名錄

忠宣守信陽簽判李樗大夫之室有才藻魏國夫人嘗與往來有謝魏國詩云朝來瑞靄遍祥虞果見麻姑降陋居陶令滿籬唯有菊相如四壁但藏書蕭條廷館門羅雀冷落盃盤食欠魚逸後二句過庭錄

大庾嶺上有佛祠嶺外往來題壁者鱗比有婦人題云妾幼年侍父任吳州司寇既代歸父以大庾本曰梅嶺之號今蕩然無一株遂市三十本植於道之左右因留詩于寺壁今隨夫任端溪復至此寺詩已為圯墜者所覆即命墨於故處詩曰滇江今日掌刑迴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俸買栽三十樹清香留與雪中開好事者因此

夾道植梅多矣墨客揮犀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由人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夢溪筆談

如此婦而見真傷是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曰玉堦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翁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為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筮子

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窓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  
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隨  
隱漫錄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為女冠文而艷張  
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為  
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  
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  
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  
張悚然而出山房隨筆

蒼頭詩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媵甚眾內有一蒼頭名曰  
捧劍不事音樂常以望水翫雲不遵驅策每遭捶撻一  
且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啣葡萄飛上金井  
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為協  
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  
後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為向天人說從此移根近  
太清捧劍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耻為愚俗蒼頭  
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夜動  
離心輕車冒寒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  
山一心思漢月京兆全曙司錄嘗述此事於王祀李溪

二郎并進士韓銖鄭嵩等也。雲溪友議

僧詩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步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一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惧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云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一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詩公命賦蒸豚援筆立成詩曰嘴長毛短淺含臆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更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貯軟熟真堪玉筍挑若把羶根來比金羶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東坡志林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坡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饌客罷與俱來而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與巫山窈窕娘好將鬼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座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偏尚氣憎兄子如仇嘗作詩云歲歲東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蕪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令齋夜語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屨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

鶴林玉露

宦者詩

高力士責在驩州詠薺菜詩為魯直所稱云兩京作芹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

侯鯖錄

盜詩

海寇鄭廣陸梁莆福間颿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滾海蛟有詔勿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徼南溟延祥隸帥闡廣旦望趨府群僚以

警

其故所為徧賓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羣寮偶語風簷或及詩句廣矍然起於坐曰鄭廣麤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眾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慙噓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士大夫媿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程史

外國求詩

熙寧中高麗遣使求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充庫之內翰抄錄以賜時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厚之曰誰使詩仙來鳳沼

欲傳賈客過鷄林 墨林揮犀

夷主詩

遼相李儷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老學庵筆記

夷使詩

高麗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祖宗以來數有賓客貢士登第者自天聖後十年不通中國熙寧四年始復遣使脩貢因泉州黃慎者為向道將由四明登岸比至為海風飄至通州謝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槎初離下國指桃

源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氏官侍郎金第與行朴寅亮詩尤精如泗州龜山寺詩云門前客棹洪濤急行下僧棋白日閑等句中土人亦稱之寅亮為其國詞臣以罪廢之復與金第使中國 澠水燕談

鬼詩

寇元弼言去歲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帶研光帽帽上簪花舞香山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 東坡志林

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織  
 烏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嘗  
 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  
 來如梭之織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嫋嫋隨風急西樓美  
 人春睡濃綉簾斜卷千條入又誦一詩云湘中老人讀  
 黃老手援紫蘂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  
 陵道此必太白子建鬼也侯鯖錄

詩謎

或傳得一詩謎云佳人伴醉索人扶露出眉前白雪膚  
 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

潘浪四詩人名也或以為王丞相所撰墨客揮犀

詩識

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  
 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  
 久下世詩識蓋有之矣老學庵筆詩

乖崖張公詠晚年典淮陽郡遊於西園作詩曰方信承  
 平無一事淮陽閑殺老尚書後一年捐館亦詩識也青  
箱雜記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舉  
 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

言類  
三十八  
擘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師夢溪筆談  
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爲定帥作松醪賦  
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  
竟入海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  
他年第幾人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識也  
墨莊漫錄

### 慕詩置像

唐李洞字才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遂鑄其像事  
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爲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又名  
忠好學尤長於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賈島像  
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蓋酸醜之嗜固有異世而  
同者長江簿何以得此於人哉凡人著書立言正不必  
合於一時後世有楊子雲將自知之癸辛雜識新集

### 詩病

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新乃  
詩之病椰子厚晚年詩極似淵明知詩病也東坡志林

### 嘲詩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  
溫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冷齋夜話  
長安有僧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籍頗志



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僧曰  
此人有道了也乃吟曰見他桃李樹忽憶後園春

張祐憶柘枝詩曰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  
自樂天呼爲問頭祐曰明公亦有目蓮經長恨詞云上  
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蓮訪母耶  
俱撫言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題於石曰每日更忙湏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  
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溷之詩乎東軒筆錄

惡詩

唐盧延讓業詩三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道  
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  
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洎見賞又  
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爲王先王建所賞盧謂人  
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人聞而笑  
之盧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後入翰林閣筆  
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竟以不稱  
職數日而罷北窓瑣言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過住湘波  
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濶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

詩類  
卷之十九  
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唯一條湘川而已前輩許棠過  
洞庭詩最爲首出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首詩竟  
未得意有都押衙秦姓忘其名戲謂已公曰題洞庭者  
某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已公堅請口劄押衙抑楊朗  
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  
僧大笑有包賀者多爲麓鄙之句至於苦竹筍抽青塹  
子石榴樹挂小餅兒又云棹搖舡掠髮風動竹搥胸雖  
好事託以成之亦空冗來風之義也 北窓鎖言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  
僭僞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窺世宗  
遂不復作度當時所作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世宗  
英偉識帝王大畧豈得不以儼言爲忤又安能卽弃去  
信爲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  
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  
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肯  
使周贄壓我兒耶因讀祿山事迹及之聊發千載一笑  
避暑錄

詩禁

政和末李彥章爲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自  
陶淵明至李杜皆遭詆斥詔送勅局立法何丞相執中

為提舉官遂定令傳習詩賦杖一百是歲莫儔榜上不  
賜詩而賜箴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喜雪御筵進詩稱  
丁號自是上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或問何立  
法之意何無以對乃曰非為今詩乃舊科場詩耳石林燕語  
詩道否泰亦各有時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  
詩為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彥章為中丞承望風旨遂  
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為  
科禁何清源至脩入令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聞  
喜例賜詩自何文縝後遂易為詔書訓戒是歲冬初雪  
太上皇喜甚吳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

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而陳簡齋遂以墨梅詩  
擢寘館閣焉寶慶間李知孝為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  
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  
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暈汴京紀  
事一聯為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  
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  
欠經綸遂皆指為謗訕押歸聽讀同時被累者如敖陶  
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得免焉由是江湖  
以詩為諱者兩年其後史衛王之子宅之壻趙汝棋頗  
善談詩引致黃問黃中吳仲孚諸人洎趙崇龢進明堂

禮成詩二十韻於是詩道復昌矣

癸辛雜識

賦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西京雜記

弘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諷之其畧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醯鷄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紛強秦亡矣蜂巢聯聯構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匱粟祖龍藏矣

北窓瑣言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窓賦一竅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駝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丸封

夢溪筆談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織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着題也

歸田錄

李商隱江之媽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祇聞一過不

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漢苑有人形柳一日三起  
三倒侯鯖錄

詞

孫何師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  
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  
人家雲樹遶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  
盈羅綺競豪華重湖疊嶽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酌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  
聽笙歌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  
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

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  
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  
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  
恨也至於花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  
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  
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  
竟忘烟柳汴宮愁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  
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為宮粧且  
以退為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

能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俱鶴林  
王露

說類卷之十九終

說類卷之二十

文事部六

句讀

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  
句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  
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幼在禮當冠矣三十始  
壯在禮則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  
服官政矣六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  
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  
並作一句點誤矣律文言黃幼丁實取此

雲麓漫抄

字義

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械夏儀禮作陔字則陔通於械且辰窮於亥是戒之時也泊宅編考古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顛落曰宣易巽為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為宣髮二字甚奇搜採異聞錄

韓退之詩云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廣韻及字書云贗五晏切注偽物也東坡嶺外詩云茯苓無人採千歲化虎魄我豈無長鑿真贗苦難識韓非子曰齊伐魯索纓魯以其贗往齊曰鴈也魯曰真也古乃以鴈為贗

亦借用也今人若作真鴈人必笑也墨莊漫錄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者惟打字爾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歐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撾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綱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編檢字書了無此字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

是不知因何轉爲丁雅也歸田錄

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堦爲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夢溪筆談

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遶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兀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物眼爲阿堵中皆非是

蓋此兩堵同一意也然去有兩音一丘據反乃去來之去世常從此音非也當作口舉反韻畧云撤也然此義亦非也蘇武掘鼠所去草實而食之乃鼠所藏者也蓋衍之意以謂此錢不當置於此當屏藏之於他處也嬾真子

荆公字解妙字云爲少爲女爲無妄少女卽不以外傷內者也人多以此言爲質殊不知此乃郭象語也莊子云綽約若處子注云處子不以外傷內公之言蓋出於此嬾真子

楚辭云餐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詩有訪落落英



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治爲亂。以臭爲香。以擾爲馴。以憊爲足。以特爲匹。以原爲再。以落爲萌。鶴林玉露

俗諺以人語煩數者曰嘖。蓋嘖也。音贊荀子問一以生二

謂之嘖。註云嘖卽讚字。謂以言強贊助也。癸辛雜識

匡衡好學。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昇來。匡

說詩。解人頤。蓋言其於講說。能使人喜。而至於解頤也。

至今俗諺。以人喜過甚者。謂堯不上下頰。卽其意也。本

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解頤而卒。又岐山縣

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按醫經云。

喜則氣緩。能令人脫頤。信非戲語也。癸辛雜識

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

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

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卽

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蕞爾之

邑。狐狸豺狼之所噪。故其閭閻。各畜村陋之狀。出今諺

云。野樣卽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

以鄙。是也。

漢書禮樂志。有曳阿錫云者。如淳解。阿爲細。縉錫爲細

布。而不知其所以爲縉之故。考之水經。註有云。東阿縣

出佳縉。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阿縞之衣。也是

知繒出於阿卽目繒爲阿正猶龜出於蔡卽目龜爲蔡  
驢出於衛卽目驢爲衛紙出於剡卽目紙爲剡也物固  
有以地爲氏者歟

禮記論語中束脩脩脯也十脰爲束禮物雖微足以爲  
贄延馮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註云束  
帶脩飾李固奏記梁商曰王公束脩屬節晉荀羨擒賈  
堅責其不降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皆  
檢束脩飭之義與論語之意不同

曲禮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古者取物之券也如發  
兵取物徵召人皆以右取之也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  
也

黃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  
耗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水外雖動而不傷其內游  
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真冷遺命也出莊子山木篇桑雩曰舜之將死真冷禹  
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注冷曉也謂以真道  
曉語禹也

劉向別錄云讐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却若怨家故曰  
讐書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適偶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掉磬齊人以相絞訐爲掉磬崔云北海人以相激爭爲掉磬徒弔反

今文語辭竭來聿來不知所始按楚辭車既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竭去也又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于鮪水曰西伯竭去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竭何也若然則竭之爲言盍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既駕矣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所襲用竭來者亦謂盍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註劉

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未自疎顏延年秋胡妻詩曰竭來空復辭義皆謂盍來始通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稱文王眼如望羊注引王肅曰望羊視也而不言其義按漢書注鄭玄謂羊畜之遠視者也以此言之孔子稱文王之明能遠也孫子曰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二字諸家之註皆欠明白按詩大明篇注傳曰天子造舟諸侯比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曰方舟並兩船特舟單船方馬之義當與方舟同蓋並縛其馬使不得動之義耳又方比並也止也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

達園語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為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併當去聲二字俗訓收拾然晉已有此言按世說長豫與

丞相語嘗以謹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

後為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發車後哭

至臺門曹夫人作奩封而不忍開

漢成帝詔營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

注曰取他處土以培高為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

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

前漢鮑宣傳注持時行夜行夜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

今報時是已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

戊夜亦如今五更

王莽傳有里區謁舍之語補註謂不病客之舍為里區

病客之舍為謁舍

畫家有罨畫雜彩色畫也吳興有罨畫溪然其字當用

罨若罨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詞罨岸春濤打船尾謂

魚網遮岸也此用最得字義

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碓春寶釵

乃糯米之名

言類  
卷之二十一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  
糲一石得五斗爲粲得四斗爲鑿得三斗爲精精之字  
從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  
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熟酥從熟酥出醍  
醐也

道書以一卷爲一帛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邪用之佛  
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廬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俾  
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  
字亦借爲卷也

須臾瞬息傾刻皆不久之辭人所常言與釋氏一彈指  
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氏分別甚詳按新婆沙論云百  
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  
縛成一牟呼麥多三十年呼麥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  
云一刹那者譯爲一念一怛刹那譯爲一瞬六十怛刹  
那爲一息一息一呼一吸也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  
爲一摩睺羅譯爲一須臾是三十息爲一須臾也又備  
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  
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是六十萬念八千瞬爲一  
須臾也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凡二十四萬瞬四百八  
十萬念須臾猶斯須也頃刻者一刻之頃

會而禮不備亦謂之遇嫁娶而禮不備亦謂之奔仲春  
二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而不禁奔者謂不備禮也  
若以淫奔例解之則大失先王之意矣

滑稽炙轂子曰滑稽轉注之器也若今人以一器物底  
下穿孔注之不已亦若漏卮之類以類人言語捷給應  
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辨捷之人爲滑稽

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馱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  
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  
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

或問貧窮字義曰荀卿書有言矣仁義之於人也譬之  
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  
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醇酒毋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醕薄  
酒也醕旨酒也曰醑曰醕白酒也曰釀曰醞造酒也買  
之曰沽當肆曰壚釀之再亦曰醕漉酒曰釃酒之清曰  
醕厚曰醕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醕使酒曰醕甚  
亂曰營飲而面赤曰醕病酒曰醕主人進酒於客曰醕  
客酌主人曰酢獨酌不酬曰醕出錢共飲曰醕賜民共  
飲曰醕

初至嶧縣問嶧字之意一庠生云四山爲嶧如四馬四

矢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所出不知也考之縣誌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蕪州志齊張稷為剡令至嶼亭生子因名嶼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讀書未到古人耳

騫騫二字音義訓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繫又虧也禮部韻略列於下平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為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閱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

字體

陶穀使吳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宣政間林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為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云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王却無口耳王林詞屈罵之幾辱命彼之大臣云所爭非國事豈可以細故成隙遂備牒奏上朝廷一時為之降黜後以其罵虜進用至中書侍郎

雲麓漫抄

今人書某為厶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甯注曰：鄧，公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公地。本又作某。老學庵筆記

字說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盖東南為春夏陽之物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鶴林玉露

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韋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一卷。又以數相從為字會二十卷。故相吳元中試辟雍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下。

侍郎薛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伯父彥遠和霄字韻詩云：雖貧未肯氣如霄，人莫能曉或叩之，荅曰：此出字說。霄字云：凡氣升此而消焉，其奧如此。鄉中前輩胡浚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十日視者，直吾力學三十年，今乃能進此地。近時此學既廢，予平生惟見王瞻叔參政篤好不衰，每相見必談字說，至暮不雜他語。雖病亦擁被指畫，誦說不少，輟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老學庵筆記

字音



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婁勅畧呼爲勅咎有小吏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婁爲婁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勅畧反公大慚號小吏一字師據言廟諱同音署字祥恕反樹字殊遇反然皆諱避則以爲一字也北史杜弼傳齊神武相魏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字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署與樹音不同當時雖武人亦知之而今學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間朝士如宋次道蘇子容輩皆精於字學亦不以爲言何也

白樂夫詩云四十着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

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本朝本宋時宋太素尚書自翰苑謫鄜州行軍司馬有詩云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爲屏又云官爲軍司馬身是謫仙人蓋此音司字作入聲讀

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平聲讀

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爲歌謂勞爲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爲萋謂經爲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吳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他放此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然謂絃爲

玄謂玄爲絃謂犬爲遺謂遺爲犬之類亦是不少  
故都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爲謀蓋  
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白傳語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  
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二月  
香風送管絃晁以道詩亦云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  
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爲謀

復覆伏三字音義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于左 復有  
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  
之復毛詩復古復境土論語言可復也克已復禮皆是  
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爲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

富切者又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亳詩復會  
諸侯語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  
芳六切與復同音者覆之復也易乾象贊及復道也釋  
艾芳六反本亦作覆是也 覆亦有二音芳六切者反  
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  
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燾之覆也字  
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爲三覆以待之  
是也 伏亦三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  
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  
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鷄不能伏鵠卵及後漢

言類  
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五行志元年帝初  
中丞相府中家雌鷄伏子類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  
不辯焉癸辛雜識新集

### 書迹

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  
迹續博物志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迹傳世惟玄肅二人  
未見而五子書各不同蓋善父書者續博物志

本宋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  
晉以下古帖集爲十卷刻石於秘閣世傳爲閣帖是也

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國初藏名  
書畫最多真蹟今猶有爲李駙馬公炤家所得者實爲  
奇蹟而當時摹勒出待詔手筆多疑滯間亦有僞本如  
李斯書乃李陽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後禁中被火  
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爲絳本慶曆間劉  
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勒於州解爲潭本絳本  
雜以五代近世人書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祐間徐  
王府又取閣本刻於木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  
相布當國命劉燾爲館職取淳化所遺與近出者別爲  
續法帖十卷字多作燾體又每下矣石林燕語

草書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冷齋夜記

篆字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先生之藝久矣，願見筆法。」以為模式。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即令洗墨濡毫，其一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棋局。其

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麤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驚嘆服，再拜而去。墨莊漫錄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體，奇怪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跡，如指畫成文，欲以番夷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其據。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祐好奇之士也，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憚墨臘之費，燎斲而瘞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崖，今存焉。字皆奇怪，亦不可識。三即

言類  
羅漢之巖也。安仁者掘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生院僧景純得所藏善本四字。餘不復有。遂再鋟諸木。刻巖之堂。今聞亦有不存者。余嘗見碑本。字勢天矯。灑落奇妙。枝葉不屬。而脈絡皆通。信是奇怪。不知蔡忠惠觀道家何等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未必識也。游宦紀聞

### 禹碑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至祝融峰下。按嶽山圖。禹碑在岫嶁山。詢樵者謂採樵其上。見石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爲苔蘚封剝。讀之得古篆五十

餘外。癸酉二字。俱難識。韓昌黎所讀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蛟螭而其形模。果爲奇特。字高闊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曆碎而模之。字每摹二。雖墨濃澹不勻。體畫却不甚模糊。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座右。自爲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之。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游宦紀聞

### 古銘

言類 卷之二十一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  
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曆象窮冥索玄後以壽終墓於解  
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  
剗室廬潰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衛先生墓得  
一石刻字爲銘蓋先生之詞也其銘曰姜師度更移向  
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之於師度師度異其事歎  
息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卽命工人遷其  
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千  
數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鄔載往巡視之載至江南  
忽見道傍有古墓水潰而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於

高原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  
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銘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  
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  
歲矣 俱宣室志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鄰  
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晉  
國公裴度將兵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發其  
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蟲文字爲銘封人得之以獻度  
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  
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辯其義焉咸不能究度

言卷六  
卷之二十一  
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之命縱狂兵爲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相德合今日逆豎成擒矣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爲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鷄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爲巳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直退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則巳酉日當尅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辯者也嘆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度因校

其日果巳酉焉於是度益奇卒之辯擢爲裨將

大和中王璠蕪問丹陽因溝其城旣鑿深數尺得一石銘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卽休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而獻於璠詳其義久而不能解卽命僚佐辯之皆無能析其理者數日有一叟謂璠之吏密謂曰吾聞王公得石銘今有辯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義爲何如君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卽休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先公曰峯峯生礎以文而觀是山有石也礎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退休是玉有瑕卽休休者絕之兆推是而辯其絕緒乎吏謝之叟言

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  
 太和中 有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崦  
 中松徑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  
 有裊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  
 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啟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  
 水清激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已醉甚遂偃於  
 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  
 於神祠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屨深  
 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  
 焔焔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兎小首兀尾經過吾道來

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奧乎其義  
 人誰以辯其東平子光閱而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  
 回望其室盡無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  
 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大唐氏之初  
 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己卯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  
 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  
 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屨者言其絕去之時乃武德二  
 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  
 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  
 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焔焔其光和和其始者焔焔其光



謂歲在丁未也。焔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奧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奧而獨吾能辯之。東平，吾之邑也。益又信矣。如是而辯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俱宣室志

### 石刻字

予爲福州寧德縣主簿，入郡過羅源縣，走馬嶺見荆棘

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奇古可愛。卽令從者薙除觀之，乃才翁所賞樹石六字，蓋蘇舜元書也。因以告縣令項膺，服善作欄楯護之云。

老學庵筆記

### 謬陋

集賢韓杲名父之子，雖教有方而性頗暗劣。及爲校理，史傳中見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悞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

玉泉子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

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  
 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疑陶  
 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不  
 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  
 求謂余云鷗不能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  
 篇神氣索然也

東坡志林

有近臣知潭州會儂智高犯邕管以致乘船至廣東廣  
 州被圍凡官軍戰者皆敗近臣因會客次客有嘆曰此  
 皆士卒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有折北近臣

曰此何異歐市人以戰也蓋漢人作歐字音驅而近臣  
 不識誤讀為歐打字坐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獵侍郎  
 杖杜宰相信有之矣

俱東軒筆錄

季布為河東太守帝曰河東吾股肱郡也即今之河中  
 府以言密隣王室肱股相須今人守太原謝上表皆引  
 股肱疎矣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遊  
 學文談不悉是非然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  
 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為守  
 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  
 同會問典客曰為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

睡直是怕那溘然畫漫錄

符建間有杭州學教授出易題誤寫坤為金作金字一  
學生知其非祥為未喻懷經上請教授因立義以酬之  
生徐曰先生所讀恐是建本據此監本乃是金字教授  
大慙鳴鼓自罰無名子作十七字詩云教授太昏沉將  
金却為金萬福你說易龔深龔源字深之縉雲人嘗著  
易書寄王稱之後學之所宗也然教授者不久遂歷清  
要官至八座近方徂謝不欲顯其姓名於此泊宅編

說類卷之二十一終

說類卷之二十一

文事部七

紙

昔人以海苔為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  
有也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  
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東坡志林

筆

王獻云有書契以來便應有毫世傳蒙恬制非也崔豹  
曰蒙恬以恬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毫非  
今之竹兔也續博物志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卽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備載之懶真子

### 墨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隃糜墨大小二板蕭子梁荅王僧虔書曰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又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今送一螺不知隃糜石

墨果何物爲之近世貴松烟取烟之遠者爲妙故江南李氏時有墨務官李廷珪等墨見存東坡時歐陽季默以油烟墨二遺坡謝以詩有云書窓拾輕煤拂帳掃餘馥辛勤破子夜收此一寸玉蓋是掃燈煙爲之邇來墨工以水槽盛水中列篲椀然以桐油上復覆以一椀專入掃煤和以牛膠揉成之其法甚快便謂之油烟或訝其大堅少以松節或漆油取煤尤佳雲麓漫抄

書大字用松烟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乙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半兩許用水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

兩規殼研至五色見濼作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  
如覺滯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皂角水  
數滴亦可游宦紀聞

### 硯

高廟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何必以眼爲  
貴耶鼎以道藏硯必取玉斗樣喜其受墨瀦多也每日  
硯若無池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須墨惟可作枕  
耳老學庵筆記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  
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

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文錢買此物何用竟不受

夢溪筆談

### 去字法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  
刮洗則傷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  
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沒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鈇黃蓋  
用之有素矣夢溪筆談

說類卷之二十一終

說類卷之二十二

武功部

謀臣決戰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旣得二郡  
議者以爲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  
若行此策豈徒空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  
之意則雖信都之兵亦難會也何者公旣西則邯鄲之  
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  
也世祖深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  
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敵江南

西蜀獨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爾公既  
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  
瓊瓊至乃言避敵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士路中逃亡  
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畧似  
邳彤皆一代雄傑也

東坡志林

### 大將起微

狄武襄公青本拱聖兵士累戰功致樞府既貴時相或  
請去其面文者但笑不荅仁廟亦宣諭之對曰非不能  
姑欲留以爲天下士卒之勸上由此益愛之

泊宅編

### 招軍格

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軸身取多力唐  
募軍有翹門負石之格取其關持其末五舉爲合格

書

### 兵謀

慶曆中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取關南地朝廷患之  
王武恭帥定州虜密遣人來覘候吏得之偏裨皆請斬  
之以徇衆武恭特不問明日出獵近郊號三十萬親執  
桴鼓示衆下令曰具糧糗視大將軍旗所向卽馳敢後  
者斬覘者歸密以告虜疑漢兵將深入無不懼仁宗亟  
遣使問計對曰咸平景德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

說類

卷之二十三

武功

二

能分扼要害故虜得軼境徑犯澶淵且當時以陣圖賜諸將人皆謹守不敢自爲方畧緩急不相援多至于敗今願無賜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奇自立異功則無不濟仁宗以爲然

石林燕語

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唯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慶曆中有戎人謂元昊麟州無井若圍之半月卽兵民渴死矣元昊卽以兵圍之數日不解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曰彼圍不解必以無水窮我今願取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使賊見之亦伐謀之一端也州將從

之元昊望見遽語獻策戎人曰爾言無井今乃有泥以護草積何也卽斬戍而解去此時雖幸脫然終以無水爲憂熙寧中呂公弼帥河東令勾當公事鄧子喬往視其地子喬曰古有拔軸法謂掘去抽沙而實以炭末塿土卽其上可以築城城亦不復崩矣願用是法包展沙泉使在城內則此州可守也呂從之於是大興版築而包泉入城至今城堅不陷而新秦可守矣

東軒筆錄

### 勝算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值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



言類  
卷之三十三  
三  
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  
瑋不荅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  
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使  
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  
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忻然嚴軍歇良久瑋又  
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  
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  
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  
負遠行之人若小憊則足痺不能立氣亦闌吾以此取  
之夢溪筆譚

節制

杜克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于宜興命親將守之  
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餼糧潛爲策應  
之備未幾飛軍還卽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爲曰聞  
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爲策應此男女孝順  
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  
待吾令擅自動搖是無師律也立命責短杖將大懼祈  
哀吐實謂此非某所自爲蓋夫人亦曾有命耳飛愈怒  
竟斬之又紹興和議初成金人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  
士儂銜命道京襄宛洛抵謁鞏原道過南鄧岳飛止之

言類  
卷之三  
四  
曰金虜無信君宜少駐儻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烟塵四起軍聲囂然於是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咲曰固謂君勿行正慮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當自以兵送君行數里兩將捷書至蓋禳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禳極辨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併論禳身為宗室不應交結節帥因指為飛黨遂罷宗司與祠云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之日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飛聞

知日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又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為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對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為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 癸辛雜識

### 號令

宋守約為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于前者皆重笞之人多不堪故言守約惡聞

蟬聲神京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爲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中以號令爲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臣庶幾或可使人上以爲然石  
林燕語

### 戰具

鼎澧群盜如鍾相揚么戰船有車船有槳船有海鯁頭軍器有拏子有魚叉有木老鴉拏子魚叉以竹竿爲柄長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敵程昌萬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拏子等途屢捷木老鴉一名不籍木取堅重木爲之

長纜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船用之尤爲便捷官軍乃更作灰礮用極脆薄瓦灌置毒藥石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灰飛如烟霧賊兵不能開目欲効官軍爲之則賊地無窠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船亦倣賊車船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兵平賊至完顏亮入寇車船猶在頗有功云初張公之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速宜淨掃妖氛了來看錢塘八月潮  
老學庵筆記

### 戰棚

邊城守具有戰棚以長木杭於女牆之上大體類敵

言類  
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無  
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起高樓  
以臨城城上亦爲樓以拒之使壯士交槊鬪於樓上亦  
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邊臣有議以謂既  
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省恐講之未熟也  
夢溪筆譚

### 防守

真宗幸澶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州虜旣入  
塞河北居民驚奔渡河欲避于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  
邀阻不得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爲舟人悉  
斬于河上於是曉夕竝渡不三日皆盡復擇民之少壯

者分畫地分各使執旗幟鳴金鼓于河上夜則傳更點  
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內晏然  
石林燕語

### 討逆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  
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  
自贊云向目鄒搜行步磊磔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  
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閑話靶在長沙利析秋毫  
設廳前豢豕成群糞穢狼籍肥膖則烹而賣之罷鎮捆  
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

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  
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  
難 鶴林土露

### 義勇

慶曆末妖賊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  
引兵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  
白公曰堅城深地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入城殺元兇  
餘黨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丁寧囑之曰壯士立功在  
此行耳遂至城下浮渡濠叫呼守城者乘匹練縋身以  
上見賊偶坐爲陳朝廷恩信能束身爲公請於朝亦不

失富貴若守迷天子遣一將提兵不日城下血膏地肉  
飽犬悔無及矣辭激切賊不答遂度終不聽遂前擊賊  
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之聞者莫不義之是時翰林  
鄭毅夫方客魏爲之作傳 澠水燕

### 探諜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老僧台人也  
時已年七十餘爲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  
寒天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  
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無汚他人手行童震慄  
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行童莫敢前且令

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行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謾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尚何言卽命大鍋煮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謀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云

遂昌雜錄

### 背崮軍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爲將人自爲法當時有張家軍韓家軍之語四帥之中韓岳兵尤精常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另爲之籍每旗頭押隊闕於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衆者爲之將副有闕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內取之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崮悉於四等人內角其優者補之一入背崮諸軍統制而下與之亢禮犒賞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崮軍無有不破者見范叅政致能說燕北人呼酒瓶爲崮大將之酒瓶必合親信人負之范嘗使燕見道中人有負壘者則指云此背崮也故韓兵用以名軍崮卽壘北人語訛故云韓軍誤用字耳

雲麓漫抄

宮人騎射

政和五年四月燕輔臣於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閱子弟  
 五百餘人馳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宮人列於殿下鳴  
 鼓擊折躍馬飛射剪柳枝射繡毬擊丸据鞍開神臂弓  
 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  
 則天下豈無可教臣京等進曰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  
 不忘危天下幸甚見從游宣和殿記 清波雜誌

城京師議

元昊未順契丹要求無厭范文正公以為憂乞城京城  
 以備狄衆惑其說惟呂許公以為非曰雖有契丹之虞  
 設備當在河北柰何遽城京城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  
 獨固一城天下擾矣乃議建北都因修其城池增置守  
 備識者韙之 龍川別志

養兵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  
 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兵調於民其  
 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  
 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  
 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  
 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

金兵  
來此  
等安  
在

為古  
不易  
之論

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  
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  
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  
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鞬州符令又  
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間敢怨嗟  
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戀久雨鎗  
缶空無粥膏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  
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  
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  
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

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  
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  
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何向觀此二詩與石壕  
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  
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  
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旣知籍民爲兵  
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  
其不便竟不爲止又爲與前言相戾也

鶴林玉露

### 徙兵汰兵

太宗北伐高瓊爲樓船戰棹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趨雄

此覽



言類  
十一  
州元昊初臣龐頽公自延州入爲樞密副使首言關中  
苦餽餉請徒沿邊兵就食內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爲虜  
初服情僞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  
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後爲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  
多不可用請汰其罷老者時論紛然以爲必至生變公  
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請以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  
萬人

石林燕語

### 不輕用兵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不可討者耶當  
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裝二傑事亦未易  
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  
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  
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  
懷况欲獎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

東坡志林

### 戒談兵

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爲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世多  
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鼃未幾死而  
還魂云爲鼃訴於陰府力自辦鼃數敗埽以其職殺之  
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爲真人余始不信後

說類

卷之三

武功

十一

言類  
卷之三十三  
得韓氏家傳載其事云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一鼃  
猶能訴而况人乎兵興以來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  
謂有將畧且相謂必敢於殺人余蓋聞而懼也兵事雖  
以嚴勝而孫武子著書列智仁信勇嚴五物而不以嚴  
先四者蓋孫武猶知之書所謂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  
威允罔功者臨敵誓師之言非平居御衆之辭世每託  
此以爲說亦未之思也

避暑錄

### 敗績

房次律爲宰相當中原始亂時雖無大功亦無甚顯過  
罷黜蓋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於死世多哀之此固不  
幸然吾謂陳濤之敗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陳濤云孟  
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青無戰塵四  
萬義軍同日死哀哉此豈細事乎用兵成敗固不可全  
責主將要之非所長而強爲之勝乃其幸敗者必至之  
理與故殺之無異也次律之志豈不欲勝而強非其長  
則此四萬人之死其誰當之乎顧一跌猶未足償陸機  
河橋之役不戰而潰者二十餘萬人固未必皆死死者  
亦多矣訟其冤者孰不切齒孟玖然不知是時機何所  
自信而敢遽當此任師敗七里澗死者如積澗水爲不  
流微孟玖機將何以處乎吾老出入兵間未嘗秋毫敢

言嘗試之意蓋嘗謂陸機河橋之役房瑄陳濤之戰皆可為書生輕言兵者之戒不謂當時是非當否也

避暑錄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挾區區之辯以待熱洛河疎矣

東坡志林

康定辛巳歲韓琦為陝西經略安撫使尹洙為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涇原兩路出師夏竦作大帥意不甚主時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於已杜衍方副樞深以入攻為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

覆以來言羗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然呂不計事之可否而但持此說識者非之韓尹既遂請即馳驛而西自畿甸近郡配市驢乘軍須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用度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專定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走延安見仲淹圖為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聚兵數萬為出討之計元昊遂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將佐皆庸人無謀慮賊又羸形誘之時委老弱牛畜

言類 卷之三十三 十四  
令官軍俘獲衆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爭請  
行亦有不白而去者遠奔逐北惟恐後時任福奔走竟  
至好水川賊所伏勁兵由四山而出不可勝數烟塵全  
合前後相失官軍圍塞其中無復行陣流矢如雨殺聲  
震地任福而下將佐死者五十餘人如王珪桑懌者皆  
驍勇可備指縱是日皆不免人頗惜之將作監丞耿傳  
洙友也力薦於琦使預謀議是役也傳從福督戰深爲  
衆所歸咎然傳亦死於陣洙乃作憫忠辨誣二文以排  
衆說後洙以他罪被鞠言事者復攻二文欺衆然人衆  
事往積歲不復窮考洙亦自以它罪譴焉

孺林公議

端平元年甲午史嵩之子申開判湖閩遂與孟珙合韓  
兵夾攻蔡獲二金完顏守緒殘骸以歸乃作露布以誇  
耀一時且繪八陵圖以獻朝廷遂議遣使脩奉八陵時  
鄭忠定丞相當國於是有乘時撫定中原之意會趙葵  
南仲范武仲全子才三數公惑於降人谷用安之說謂  
非扼險無以爲國於是守河據關之議起矣乃命武仲  
開闢於光黃之間以張聲勢而子才合淮西之兵萬餘  
人赴汴六月十二日離合肥十八日渡壽州二十二日  
抵蒙城縣縣有二城相連背渦爲固城中空無所有僅  
存傷殘之民數十而已沿途茂草長林白骨相望蟲蠅

言類  
卷之三十三  
十五  
樸面杳無人跡二十三日至城父縣縣中有未燒者十餘家官舍兩三處城池頗高深昔號小東京云二十四日入亳州總領七人出降城雖土築尚堅單州出戍軍六百餘人在內皆出降市井殘毀有賣餅者云戍兵暴橫毫人怨之前日降韃今日降宋皆此軍也遂以爲導過衛真縣城邑縣太康縣皆殘毀無居人七月二日抵東京二十里劄寨猶有居人遺跡及桑棗園初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言等結約至是殺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見兵六七百人荆棘遺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餘家故宮

及相國寺佛閣不動而已黃河南舊有寸金堤近爲北兵所決河水淫溢自壽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頸處行役良苦幸前無敵兵所以能盡進至此子才遂駐汴以俟糧夫之進而潁川路鈐樊辛路分王安亦以偏師下鄭州二十日趙文仲以淮東之師五萬由泗宿至汴與子才之軍會焉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取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文仲益督趣之遂檄范用言提新招義士三千樊辛提武安軍四千李先提雄關軍二千文仲亦以胡顯提雄關軍四千通一萬二千人命淮西帥機徐敏子

爲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義以盧州強勇等軍一萬五千人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則諭之以陸續起發於是敏子以二十一日啟行且令諸軍以五日糧爲七日食蓋懼餉饋或稽故也至中牟縣遂遣其客戴應龍回汴取糧且與諸將議遣勇士諭洛獨胡顯議不合敏子因命顯以其所部之半以扼河險二十六日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廸以二百人潛赴洛陽至夜踰城大噪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之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誘我矣逮曉始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遂入洛城二十九日軍食已盡乃採蒿和麵作

餅而食之是曉有潰軍失道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爲北軍大陣衝散今北軍已據北牢矣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山椒有立黃紅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卒無備遂致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且士卒饑甚遂殺馬而食敏子與軍議進止久之無他策勢須回師乃遂遣步軍兩項往劫東西寨自提大軍濟洛水而陣北軍衝突堅勿動初二日黎明北軍以團牌擁進接戰我軍分而爲三併殺四百餘人奪團牌三百餘至午不解而軍

士至此四日不食矣始議突圍而東會范用言歸順人  
楚珩者獻策曰若投東則正值北軍大隊無噍類矣若  
轉南登封山由均許走蔡息則或可脫虎口耳事勢既  
急遂從之北軍既知我遁縱兵尾擊死傷者十八九敏  
子中流矢傷右膊幾殆所乘馬死焉徒步間行道收潰  
散得三百餘人結陣而南經生界團結砦柵轉鬪而前  
凡食桑葉者兩日食梨棗者七日乃抵浮光樊顯張廸  
死焉敏子前所遣客戴應龍自汴趣糧赴洛至半道逢  
楊義軍潰卒知洛東喪衄之耗遂馳還汴白南仲子才  
二公相謂曰事勢如此我輩自往可也帥叅劉子澄則

以爲無益抵暮下令促裝二十五日昧爽起發衆皆以  
爲援洛而前旌已出東門始知爲班師焉是役也乘亡  
金喪亂之餘中原俶擾之際乘機而進直抵舊京氣勢  
翕莽未爲全失所失在於主帥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  
師無援糧道不繼以致敗亡此始天意後世以成敗論  
功名遂以貪功冒進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論也此事得  
之當時隨軍事幕府日紀頗爲詳確近于忠信嘗編三  
京本末與此互有同異焉

癸辛雜識

### 掩敗

襄樊之圍食子爨骸權奸方帖權妬賢沉溺酒色論功

周召粉飾太平楊僉判有一剪梅詞云襄樊四載弄干戈不見漁歌不見樵歌試問如今事若何金也消磨穀也消磨柘枝不用舞婆婆醜也能多惡也能多朱門日日買朱娥軍事如何民事如何

隨隱漫錄

懦卒

西川自唐劉闢搆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太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扣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譟而逐之蠻一迴顧却走如堵墻崩焉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

酷以嘉靖間倭事

怯懦如此又王蜀先王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北史瑣言

說類卷之二十二終



說類卷之二十三

邊塞部

和戎

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日無千金之費上曰比聞有一卿能為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惟君不棄卧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妻昱令其改姓昱

固辭焉上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  
 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咏聖旨如此稠疊士  
 林之榮也其詠史詩曰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  
 依明主安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  
 年骨誰為輔佐臣上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  
 卿遂息和戎之論矣

雲溪友議

真宗與北戎脩好遣使稱北朝公卿無異論時王曾為  
 著作郎直史館獨抗章曰古者尊中國賤夷狄真若首  
 足二漢雖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今若是是與之抗立  
 首足竝處失孰甚焉臣恐久之非但竝處又病倒植顧

其國號契丹足矣真宗深所賞激然使者業已往遂已

識者是之

儒林公議

元昊請和歐公具當時議論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和  
 則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羗夷險詐雖和而  
 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  
 之術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為  
 後圖三說皆力破之以為不和害少和則害多因言方  
 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類有五不忠於陛下者  
 急欲和謂數年以來廟堂勞于幹運邊務勞于戎事苟  
 欲避此勤勞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也

無識之人欲急和謂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也奸邪之人欲急和謂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于庶事因欲進其奸邪惑亂聰明也疲兵懦將欲急和謂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懼賊來嘗敗也陝西之民欲急和謂其困于調發誅求也五者惟陝西之民可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其餘可一切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

石林燕語

### 歲幣

澶淵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許歲幣三十萬其後劉六符來始增二十萬爲五十萬元昊初來求和朝廷許以

歲幣十萬未稱臣乃使張子奭奉使而肯稱臣子奭遂

許以二十萬

石林燕語

### 邊事

契丹既有幽薊及鴈門以北亦開舉選以收士人幽州劉氏昆弟其名曰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被遇三嘏四端復尚僞主慶曆年秋三嘏攜嬖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詞情悲切自言僞主兇狼皆有所私久已離異今秋虜主逼令再合僞主兇狼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頗詢其國中機事言虜王巴西伐元昊幽薊已虛我舉必克所謀凡七事復爲詩以自陳云雖慙涪勺赴滄

濱仰訴丹衷不爲名寅分星辰將降禍允方疆寓卽交  
兵春秋大義惟觀釁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  
主免於戎虜自稱兄朝廷以誓約旣久三噉虜壻位顯  
恐納之生釁虜移文邊郡求索峻切期於必得不然則  
舉兵隳好矣朝廷乃遣還三噉復由西山路入定州境  
所至以金賂村民求宿食勢亦窘定帥遣人搜索拘送  
虜界比三噉至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械  
三噉送虜主帳前以其晁弟皆方委任遂貸三噉死使  
人監錮之議者深歎惜其事

儒林公議

王元澤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

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患博矣其後王韶開  
熙河蓋取諸此靖康滄海橫流之變萌于熙寧開邊書  
生輕銳談兵貽天下後世禍患可勝旣哉

清波雜志

紹興末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而楊郡王存中來白事  
魯公留予便坐而見之存中方不爲朝論所與予年少  
意亦輕之趨幕後聽其言會魯公與之言及邊事存中  
曰士大夫多謂當列兵淮北爲守淮計卽可守因圖進  
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卽守大江未晚此說非也士惟氣  
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則士氣已喪非特不可守淮  
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險以老彼師則有可勝之

理若我師克捷士氣已倍彼奔潰不暇然後徐進而北則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兵豈易言哉予不覺太息曰老將要有所長然退以語朝士多不解也

老學

庵筆記

### 伐遼失策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于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虛中在西掖昌言開邊之非策論事亶亶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威建臺遂使之叅謀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時有旨之興避事皆從軍

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伏觀陛下恢睿聖英武之畧紹祖宗之詒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叅預機密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旅厲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干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使爲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畧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

習武備利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  
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  
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  
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  
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  
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邪律淳者智畧輻  
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  
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  
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邪律淳者激厲衆心堅  
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

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  
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  
年間有貪憚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  
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嚮  
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爲我  
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爲隣國彼旣藉百  
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  
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  
分持卞莊兩鬪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  
纍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

言類 卷之三十三 六  
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又  
安閒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  
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  
之產與寒士爲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  
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  
寒士旣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隣強盜所窺欲一夕  
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爲確喻望陛下思祖宗  
創業之艱難念隣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僚廷  
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  
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觀昇平天下幸甚臣冒昧盡言不

任戰慄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摅以他事除集英殿修  
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又有降將曰郭  
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馴肅愍  
憂之力言于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挈致家屬居  
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畢卽歸以杜後患  
亦弗聽旣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罕遂犯太原肅愍  
以宣諭使事歸奏徽祖見之歎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  
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是日逐詔於榻前草詔罪  
已大革弊政其畧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  
朕不悟令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

云植之歸以童貫先改姓名李良嗣後賜國姓靖康初  
伏誅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程史

### 金寇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赦文曰上穹  
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  
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會兀木讀之以謂不歸  
德其國明年遂指爲釁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  
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虜也以孽子熺及其  
黨程克俊補鼇故其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  
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

絕可

報之深恩而况申遣使軺許敦明好來存歿者萬餘里  
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  
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  
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却  
沾巾崇陵訪沈空遺恨郢國憐懷尚有人收拾金繒煩  
廟筭安排鍾鼎誦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君王赦  
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爲風者望之有集自號觀堂  
它書多諂秦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奉春  
是婁  
敬

### 金寇

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逾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



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卽位親閱章奏治官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鍤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者儻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旣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耀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

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昇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喑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

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  
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皇統  
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  
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遽欲  
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  
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  
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  
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爲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  
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  
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

明日通爲右丞暉爲叅知政事永固遂請老又明年左  
丞相張浩及暉與叛臣孔彥舟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焉  
帝犯之禍實昉此汝嘉又二年來肝貽傳命諭卻我使  
人徐嘉等歸而微諫竟不免戮余讀張棣正隆事迹博  
考它記而得其顛末熊克中興小曆書於紹興二十八  
年者蓋誤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曾兀朮  
之封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按紹興辛巳高  
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疆事亦以爲梁王要當以國  
中通言者爲正

程史

庶人之讐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

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國之於金虜蓋皆百世不共  
戴天之讐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  
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大學諸生之詩曰晁錯  
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  
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  
宅爲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讐謀疎計淺迄不能遂  
乃歸罪此僕送之讐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鶴林玉露

西夏

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  
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錮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

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絕矣賊爲患既  
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有僞署名職至卑如埋移香者  
詐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

黨益固矣

儒林公議

寶元初元昊創立文法故名吾祖慢書始聞朝廷爲之  
忿然張鄧公爲相卽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  
不知兵識者以爲憂吳春卿時爲諫官上言夷狄不識  
禮義宜且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勅  
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  
作不能爲害深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

言類 卷之二十三 十一  
然既而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  
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仍改名兀卒朝廷竟不問世乃  
以春卿之言爲然

元昊久叛邊兵屢屈秦人困弊而諸將耻于無功莫敢  
言和戎者雖夏人每入輒勝而國小民貧疾于黠集鹵  
獲之利不補所耗而歲賜和市之利皆絕一絹之直八  
九千錢上下亦厭兵矣而元昊悖慢已甚亦難于款塞  
張安道爲諫官乞因郊需許諸帥納其自新之請以安  
西界生靈其言甚美仁宗覽之大喜退見許公政府公  
亦喜曰會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是日勅書卽行之自

是邊臣乃敢受元昊降款戎夏皆獲息肩仁宗以至仁  
御物而許公審于安危之計不徇虛名不貪小利故謹  
言正論聞則能用雖遭元昊之變而不失太平之業有  
以也夫 俱龍川別志

元昊未叛時先以兵破回鶻擊吐蕃修築邊障諒祚亦  
連年攻獠氏又破連珠城然後以兵犯邊世人每見夷  
狄自相攻討以爲中國之利不知其先絕後患而專意  
于中原也 東軒筆錄

### 高麗

高麗自三國以來見于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隋

去句字故自唐以來只稱高麗五代史記後唐同光元年韓申來其王尚姓高則自三國至五代止傳一姓長興中稱權知國事王建王氏代高當在同光長興之間而史失其傳元豐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貢建之七世孫也其表章稱知國主事蓋習用其舊而年稱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石林燕語

### 蠻獠

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婦人妊娠七月而產臨水生兒便置水中浮則取養之沈便棄之然千百多浮既長皆拔去齒牙各一以爲身飾

博物志

寧國論云蜀中本無獠犍爲德陽山谷洞中壤壤而出轉轉而大自爲夫婦而益多夫土軋則生蚤地濕則生蚤積穀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化爲蠅蠅自生蛆蛆自生蠅豈有窮乎

續博物志

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獠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而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

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慨異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賜諸蠻以傳朝廷懷狹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延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發帑庾而邊境晏安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

東軒筆錄

亦土著外愚內黠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食不足則獵野獸至燒龜蛇啖之其負物則少者輕老者重率皆束于背婦人負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雞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爲數珠掛頸上嫁娶先密約乃伺女子路劫縛以歸亦忿爭叫號求救其實皆僞也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母初亦陽怒却之隣里共勸乃受飲酒以鼻一飲至數升名釣藤酒不知何物醉則男女聚而踏歌農隙時至一二百人爲曹手相握而歌數人吹笙在前導之貯缸酒于樹陰饑不復食惟就缸取酒恣飲已而復歌夜疲則野宿至三日未厭則五日或七日方散

歸上元則入城市觀燈呼郡縣官曰大官欲人稱已爲  
足下否則怒其歌有曰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吃盞  
茶蓋竹枝之類也諸蠻惟狃矜頗強習戰鬪它時或能  
爲邊患老學庵筆記

### 交夷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焦銅爲  
鏑塗毒藥于鏑鋒中人卽死不時斂藏卽腹脹沸爛須  
臾肌肉都盡唯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飲  
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恙以其食  
糞故也焦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焦銅聲以物杵之

徐聽其聲得焦毒者便鑿取以爲箭銅

博物志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  
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鴈  
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  
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其父其叔乃獨異之  
每加面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  
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湖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  
滿歐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  
子已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  
遂陰縱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授生徒自給永守林岳亦

同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見  
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隣近境有棄地數  
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之婿有  
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會試舉人謝  
居首選因納爲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  
以屬婿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爲  
事不可料不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  
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癸辛雜識

### 虜中事

謝子肅使虜回云虜廷羣臣自徒單相以下大抵皆白

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又云虜姓多三兩字又極怪  
至有姓斜卯者已酉春虜移文境上曰皇帝生口本是  
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  
內鄉之意亦可嘉也老學庵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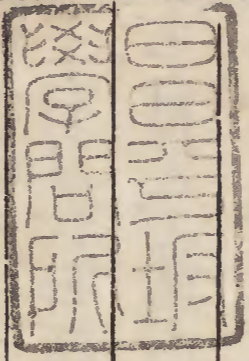
### 遼人建議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于其國謂燕薊雲朔  
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  
主宗真問曰如何收其心曰歛于民者十減其四五則  
民惟恐不爲壯朝人矣虜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  
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闕兵以脅之南朝重于割地必



求增歲幣我若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  
 賦可也宗真大以為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  
 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為  
 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幣二十萬之數  
 減燕雲租賦故其後虜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虜  
 無人哉

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二十三終

